



(1)

写 长篇，总是波折重重、跌宕起伏。

因为创作的时间跨度长，思绪时而紧绷时而松懈，也随着生活的颠簸动荡而影响心情，因而今天写的明天否定、明天写的后天否定、后天写的大后天否定，如此折腾磨蹭，写到最后，又反悔了，急忙把起初丢弃的开头找回来！总之反反复复，修修补补，直至终篇，往往已经筋疲力尽。

我已经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，包括33万字的《赤道惊蛰》、10万字的《攀绝峰》，还有10万字的《惊栗岛》。目前除了这部已经完稿准备出版的《1964——恶狼的年代》，还有完成了初稿的《幽暗家园》和《三个革命者》。

《1964——恶狼的年代》算是《惊栗岛》的续作。为何说是续作呢？我在收集狮城历史资料时，最吸引我的当属1963、1964、1965此三个年份。1963涵盖了打黑的“老鹰行动”、刑事修正案第55条、安乐岛无围墙监狱暴动，还有社会动荡与惊天绑架案！1964则有种族暴乱、马印对抗、黑帮横行，还有印尼特工制造骚乱，一年内发生数十起爆炸案。1965呢？大家耳熟能详的是脱离马来西亚独立的课题、剿匪对立，服兵役保家卫国等等。

我当时躲在电视台华文戏剧组的资料室，啃着大堆的新闻剪报与档案资料，废寝忘食，兴奋不已。就心想，如果把这三个年份发生的事写成狮城三部曲，肯定精彩万分。于是凭着这股冲动、这股推力，完成了《惊栗岛》、《1964——恶狼的年代》。当然，我不是写历史小说，自然把虚构与历史事件交错、交融、打散重新拼贴。我采用的视角很独特，不是正经八百通过正面人物去看历史，而是从黑帮分子的偏角度来看社会的动荡、时代的变迁、人物的命运，而在这个波谲云诡的时代里，在这个价值观崩解的社会暗角里，作为小人物的黑帮分子——马仔，如何自处？如何安身立命？如何扭转命运？

《1964——恶狼的年代》到底写些什么？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，就是：“写一个黑帮人物如何改邪归正，成为一个陶艺家的故事”。文艺一点的说法，则是：“黑帮男儿，如何在动荡的年代中摆脱心中恶狼，成为良善的人”。

狮城三部曲已经完成了两部，第三部资料齐全了，只需要梳理与沉淀。几时动笔？则需要等候时机与推力了。

(2)

《1964——恶狼的年代》之可以顺利出版，当然要感谢国家艺术理事会的慷慨赞助部分出版经费！也要感谢“八方文化创作室”的协助，当然，责任编辑冯婉明的心热帮忙，让我感到温暖。我一向坚持，作家的本分，就是把小说写好，如此而已。至于搞出版，卖书、打书，则不应该把他累死。有了“八方”，我将无后顾之忧，继续朝着狮城三部曲的第三部《1965——建国》的写作计划迈进了。

还要特别感谢国家艺术理事会，一再提供协助，第一部《惊栗岛》，第二部《1964——恶狼的年代》都获得艺术理事会的“创作基金”赞助，让我得以在不担忧生活费的情况下如期完成作品。

想想自己真幸运，可以在新加坡这样的环境里，完成六部长篇。以后，数量也许不是六部，可能是10部或更多！我肯定会继续长篇的经营，新加坡的精彩题材，也不仅仅是1963至1965三个年份啊！以前当文艺青年时，有一位老前辈曾经对我说：“只有拿出长篇，你才算拿到小说家身份证！”这句话刺激了不服输性格的我。这么多年过去，老前辈已去世，但我想无愧地告诉他，“我拿到了小说家身份证了！”

也要感谢我家人的包容、信任与鼓励，让我在安稳的环境里完成这些长篇。当然也要向文艺界前辈们说声抱歉，在埋头创作期间，真的脾气超不好，仿佛与他们断绝来往、息交绝游。不礼貌之处，还请见谅。

啰啰嗦嗦谈了这些，是为序。

请期待《1964——恶狼的年代》的出版吧！

稿于新加坡
2019年11月6日